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五一一回 萬君召痛毆店主 托天王殺害客商

卻說君召將店主按在地下，舉拳便打。店主知道他是個辣手，連忙求道：「老爺息怒，這事小的實在不知，老爺且饒命！」

君召明知是他所為，心想道：「咱便將他打死，也不能動身，不若如此這般，使他知咱。」想罷，便在鼻樑骨上就是一拳，早已血流不止。店主在地下只得磕頭，說道：「若饒了小人，隨便怎樣吩咐，皆可應允；只是不能帶上京都，那就全家沒命了。」君召見他苦求，心下罵道：「這狗頭也是無用貨色，偏要生出這事，豈不是他倒運麼？」當即喝道：「汝既要活性命，老爺的言語，可是要依從，不是此時答應，一經放下，便爾不睬。」店主見他換了口臉，只得求道：「老爺何必多慮，但求放了小人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，哪裡還敢違拗，求老爺從速吩咐便了。」君召道：「汝既有此心，眼見這店中不能居住，若要走去，又無盤費，汝且將好酒好看，供應一頓，送出紋銀二兩，做個買命的銀錢，隨即饒汝狗命了！」店主聽說放他，當即向外喊道：「汝等快將咱們的好酒送一壺來，上等的肴饌送進幾盤，老爺便饒我性命了。」君召不等他說完，接著又是一拳，罵道：「汝這雜種，還不改換心腸，若將汝的酒飯取來，這分明又是暗號了。且同你講：若請老爺飲酒，須要汝自己相陪；凡有酒來，汝必先飲一杯，然後老爺再飲。所有肴饌也是如此，那二兩銀子，還是先給老爺，方才無事。」店主兩手護住面孔，口裡連連應道：「老爺，老爺！銀兩照付便了。」

此時那許多小二，見店主如此吃苦，早已跑了乾淨，怕君召遷怒於他。店主喊了幾聲，只是無人答應。君召故意喝道：「汝這傷人的狗賊，預先令人躲去，此時反假意亂喊，咱也不想酒喝，不要錢文，但要汝去見閻王。」說著，舉起拳頭，又對脊背打去。店主格外著急，喊了王三，又喊李四。未了大聲喊道：「諸位小二哥再不敢前來，咱們的性命就不保了。」連喊帶哭，叫了一會工夫，方有一人前來。君召道：「這事乃店主所為，與汝等小二無涉，快依他所說的話，將酒肉、銀兩一齊取來，好教咱前去了；不然連汝這班狗頭，全行送命。」小二聽了此言，哪裡還敢怠慢？走到堂前，取了一壺頂好美酒、四碟佳餚，放在桌上。君召道：「我已在先說明，要與這狗頭同吃，還不快取一個小兒兒，搬到我這所在。」小二見他怒氣沖天，哪裡還敢言語？只得將客廳內幾兒取了過來，放在院落裡面，斟了一杯酒。無奈君召有意找仇。君召接在手中，飲了一口，罵道：「死囚囊！老爺向不飲啞酒，汝不飲便無法處置麼？」

說著，一手撥開他大口，一手端酒硬向下一灌。登時在小幾上取了一條鯽魚，連頭帶尾，便向口裡一搯。那店主如同雞子一般，所有鮮血尚未淌完，早已隨酒嚥下。正要作嘔，那條魚又搯了下去，兩下在咽喉一撞，不由的忍耐不住，又咸又酸又辣又臭，四個氣味混在一處。大口一張，猶如冒雞屎一般，連嘔帶吐，冒得君召一臉。君召不說他擺佈的厲害，反而故意的怒道：「我說這裡面放了毒藥，汝才飲下便如此發作，還要糟踏老爺？」說著，一連幾拳，復又打下。店主真是個忍氣吞聲，不敢言語，只得在地下兩手作揖。君召到了此時，已是出了怒氣，站起身來將幾兒踢去。罵道：「汝這狗頭，不是我高抬貴手，頃刻命人黃泉。這酒菜難道真吃麼？今日權命汝知道一點厲害！快將銀兩取來，讓我動身，若再不改變心腸，指日由淮安轉來，將汝身首異處。」當時小二早已交出二兩銀子，揣在身邊，攜了包裹，帶怒而去。

在路有四五日路程，這日到了徐州府屬蕭縣界內，看看天色不早，想道：「此地離淮安不過三五日光景，今晚且尋個客店，歇息一宵，明日天明起身，再來夜間放個夜站，兩日便到淮安了。」想罷，趕著路程，一路向村鎮而來。此時日光早經落去，但見那月色漸漸的東升。看看前面有個鎮市，正待邁步進前，忽見對面來了一人，手提著一個篋籃，兩眼淚痕，匆匆而去。君召見了，甚為疑惑，故意止步問道：「俺且問你，前面村鎮是何地名？汝也是行路的客人，為何不住在此處？」那人見君召詢問，不禁搖手答道：「客人快轉回去，這鎮上是不能住宿的。前面鎮口的來福客店，我們同來五人皆下落這店內，今早起來，已不見了四人。我以為他們是起早出去了，誰知尋了半日，找到他後屋裡面，有個宰房，闖了進去，但見那四人猶如牛羊一般，赤條條捆綁在宰凳上，那人頭早不知去向了。」

小人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明知一人敵他不過，又不敢喊叫出來，送了自己的性命，只得走了出來，以便報案。誰知這地方的保正，全不聞問。聽說是來福的案件，就如同沒有此事，反將我們罵了一頓，要將我送回店內，這不是有冤難申麼？因此愈想愈怕，不敢再去住宿，因此天晚尚自趕路。」君召聽了怒道：「青天白日，村莊上面哪裡會有此事，汝且隨我前來，指個明白，待我今晚送這個狗頭的性命。」說罷，不問他肯行與否，挽著手臂，向前就走。問道：「汝這人姓甚名誰？何方人氏？約伴到此何干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名叫朱魁，祖籍揚州人氏，素販北貨為業。只因經過雞山，路見一伙強盜，名叫托天王華蓋，所有銀錢貨物，均為他劫掠到山上。同伴之中，殺死三人，其餘五人，逃躲在樹林裡面，方才活命。滿想到施大人衙門告狀。誰知在此又遇這大禍，小人準備是沒命了。」君召道：「汝且不必號哭，我便是漕運總督的朋友，這案在我身上，包汝這冤仇不難破案。汝且隨我前來，指明店面。」朱魁見他這般裝束，又聽他一番言語，也是半信半疑。只得隨他到了鎮上，遠遠的將客店指明，然後說道：「小人向別處安身，明日在此候信。」說罷，掉轉身軀尋路而去。

君召背著包裹，到了客店裡面，迎面站下，向著裡面問道：「汝店中可有閒房麼？若有潔淨的所在，我便住宿一宵，房金照算。」裡面見有人問話，只道是個富戶，忙道：「客人且請裡坐，裡邊有寬大的房屋，一切俱全，聽便揀取便了。」說著，出來一個堂倌，便將君召的包裹接過。君召也就隨他入內，但見五開間一所店堂，上首支著個廚房，七口大鍋，一連而下；下邊設著個案板，雞魚鴨肉鋪列在一堆；當中一個腰門，裡邊一個院落。穿過院落，又是五間房屋，當中三間，設著桌椅，許多人飲酒叫菜；兩邊兩個房間，乃客人的臥室。君召揀了一間寬大的所在，命小二將包裹放下，打水泡茶，淨面漱口。小二尚未回來，忽聽響亮一聲，摔下一物。君召吃了一驚，趕著出來觀看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